出像僧尼孽海

一

楽
へ遠21
1138
1

唐伯虎先生批評

出像僧尼孽海

判斷無差

門 俵
號 1438
1138
卷 1

僧尼孽海題詞

吳趨唐寅字子畏撰

混沌之分也男子生而有孽根女子生而見孽窟以孽投孽〻積而不可解、稅、積瀼生山積流成海積孽詎無

孽□
窟四字
大指

明治卅七年
四月廿二日

而極乎。於甲曰、子作蘚、猶可達、自此
蘚、不可活是、蘚匪、清不可積、亦不
可作也、昔我如來。憫世之作。蘚而不
可活於是、以出世法為救世法。而慈
芻、慈芻、尼、出焉。去且謂持珠念佛乎

是叢集成書題曰僧尼蘚海又無世
余為造口蘚也。且藏之海岸沙堤俟和
溢堤崩入我同志之手出之以為蘚鑒

在蘚鑒

新輯出相批評僧尼孽海

目錄

沙門曇獻　柳州寺僧
封師　寶奎寺僧
浮屠辯戎　望海寺僧
西天僧西番僧　僧貞茂
靈隱寺僧　雲遊僧
僧海潮 金山寺 永寧寺僧附

臨安寺僧　西冷寺僧
僧懷義　募緣僧
毘林僧　鄞縣僧
水雲寺僧 閩寺僧精嚴寺僧附
奉先寺僧　新市寺僧
行脚僧　鄞縣僧絳州僧
江安縣僧　六驢十二佛
延慶寺僧 姚莊尚附 寺相國寺李煜遇僧王和

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

南陵風魔解元　唐伯虎　選輯

謾說僧家快樂、僧家真個強梁、披緇削髮乍光光、粧出恁般模樣　上、禿牽連下、禿下光賽過上、光禿光光、禿禿光光、絕是兩頭和尚

兩眼偷油老鼠雙拳釘血螞蝗鑽頭覓縫喚嬌娘露出佛牙本相　淨、土變成慾海袈裟、伴着霓裳、枉言地獄狠難當、不怕閻王筭

帳 右調僧家樂

沙門曇獻

曇獻者西僧也、齊武成時入貢于中國、遂住持于相輪寺、年方二十一歲、生得麄眉毛大眼睛獅子鼻、四字口、身長七尺有奇、矯健迥異常品、善運氣術、其畜物時縮時伸、縮則有若大閹、伸則長至六七寸、粗硬堅熱、手不能握、故當夕僧徒、無不皺眉咬齒、居寺半載、以講經說法為名、

能伸能縮、生成的怪物、

止恐上

煽惑婦女、四方男婦環聽者、莫計其數、獻選拔男女之尤者、分列左右、為首足弟子、男則傳戒授法、女則摩臍過氣、獻善于嬲戲、男女盡得其歡心、以故獻之名聞于大內、胡后者、安定胡延之女也、大保初、選為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鴞鳴于帳止、武成崩、後主即位、尊為太后、后知獻之材、其異衆人也、出詣相輪寺、就見之、獻聞后將來見己、先裸匿一密室中、不出參謁室、故其摩

計授

局

腑過氣處也后亟召之獻使人致詞于后曰獻非敢自尊不祗迎聖駕靜摂已久惡囂譁耳后誠欲見獻請屏去從行女嬪步進密室獻有祕法要道願以授后后如不聽獻獻甘伏斧鉞之誅不敢見也后聞言遂叱去侍從令僧徒引至密室外僧徒謬不敢前曰臣穢身不得擅入法門后又麾僧徒且退甫入門即有一雛僧閉其門后視之嫣然美女子也正駭異進步則又一

另是一爲說話

不是這個計較若佛殿

上相見知何便露得這物出來

雛僧應門矣門啓而入墻垣高巨如城墉絕不聞入声雖大明亮而不見日色似不在相輪寺中也雛僧曰師在此矣后須脫去冕服環佩不拘君臣之禮方得見師若儼然珮服師終不得見也后依言卸却冕服環珮止著便衣入室雛僧從外闔門后注視獻則獻倮而仰臥于床其肉具堅挺直豎若矛若杵非若武成之中材也后面赬語澁以手捧定曰異哉此物名下固無

虛士、又曰、師眞有心人也、非師匿此室中、我何由即得見此物、昔人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渠盖不得遇師、故云云耳、獻拊牀起曰、獻固有心、非后多情、獻靡骨碎身、無所逃罪、后欣然携獻同坐于牀、見獻肉具、挺直如故、心癢難當、忙脫去上下衣服、精赤條條抱獻當胸、獻俯視其牝、顱肉墳起、豐膩無毳毛、有若處子、然茅溝眢而深、無渥丹之色、爲少異耳、獻急以肉具投

好淫者牝上多不生毛

物俱大形力

入牝口、研濡漸漬、僅沒龜頭、后覺勉強承受、已而淫水淋漓、往來声滋滋不絕、獻又進二寸許、后不能拒、任獻聳身抽拽扳搖之急、不覺戛戛然直抵至根間、不容髮、后熱癢暢美、声顫氣促、舉腰迎獻、掀騰不已、獻伸徹至腦、復送至根、直頂琴弦者百餘度、精始大洩如注、后緊緊抱獻舌吐獻口、不稍放鬆、獻肉具復堅、又往來抽拽者逾一時、后方心滿意足以臉偎肉具指示獻

到此田地不容不抱得

四

曰我为女子時偶見一人肉具竊自駭異謂等人耳天何生此一人有物翹突若是而不知翹突者不止一人也及年十三見御于武成其痛楚不可言復怨天何生此一物害人痛苦武成自詫其貝云爾牝小我牡大故爾覺痛耳漸漬久之爾且爽快不可言何必怨天我不以渠言為然御我逾月殊覺有異反妬武成不我御而他御也不復如昔之駭且怨矣然武成之具長

待人不止后一

不過三寸抽送每不滿百時雖崛然挺起而不堅熱一洩之後逾數時方舉我嘗不得盡興私忖天下男子皆若武成耳無出類拔萃之人也不意今日得師方知裙帶之下自有至味庶不虛此一生獻叩首謝曰后不以獻為嫌願永侍帷帳不敢有他后曰今日得師即令武成尚在且將捨而就師況武成已崩我不奈為鬼妻豈肯棄甘而嚼蠟乎言畢携手同出雛僧啓門以

俟后頋獻曰兩穉亦能當師之具耶獻曰此中清淨道場安敢妄蓄女子以汚佛地兩年少皆男也即令是女見獻之具亦驚怖且死安能當此一寸后曰如我今日穢汚佛門該落第幾層地獄獻曰后乃天上人思凡墮落塵世獻是龍華會裏客正該與后温存所以今日得成交合有何罪戾后曰其然豈其然乎即復穿珮服飄搖前行獻傴僂後隨送不踰閾后登輦去回頋

狎區出人料外

此時此際豈不令人魂飛

再三嗣是数出詣寺以与獻通布金錢于獻廣下又挂寶胡牀於獻壁皆武成平日所御也后尤不愜意乃託以聽講召僧徒百餘人選陽偉而有精力者置於内殿又召宮女百餘人選陰美而喜淫者与僧共為一處后自称太玄主者統諸宮女倮侹露牝千態萬狀遥誘曇獻以待僧徒称獻為昭玄主者統諸僧徒赤身挺具百怪千奇遥為太后以弄宮女獻肉具昂然竟投

京呆紀快活

后牝、后牝中津流者、若蝸牛之吐涎、滴滴而下、乃縱身任獻、抽送数百回、獻又使后抱其頸、置両手腰間、捧肉具于牝内、達殿巡行、視宮女僧徒雙雙淫戲、后見僧徒善嬲者。即置为面首。寢処亞於曇獻。宮女陰喜者。亦時時縱獻。与之交媾從傍問其暢美与否。答以昭玄愈於他僧。則后啞然失笑。謂非我區処爾輩安得有此決楽。宮女。倮呼。萬歲、至以太上称獻、獻亦恬不知諱也、

如何不学緬法

解餞二字妙極

後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一日朝見太后、見二少尼立于傍倩、美奪目、回輦亟召之、后不允其請、後主不得已、再見后、強拉以去、欲与通、尼嚴拒不從、衣帶固結不可解、命宮人挾其手斷其帶而視之、則男僧也。両股間。昂然。真起。宮人。掩面唾走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株(誅)、幽后于北宮、勅内外親戚、一不得与后憤(相見)懣、后憤懣積不得伸、乃託中貴人市角先生以解餞。迨齊亡

入周、淫心彌熾、与潑賴少年、为偶不暢、時時入僧寺、覓僧与居處。有得當者、即誓相終始、而卒不以一僧、足也、其淫謔鄙褻、醜穢景狀、有淫婦宿娼、舔舐不肯为者、后为之畧不顧忌、皆曇獻之罔也、至隋開皇中、病髓竭而死、人人指其事为一時談柄、元髡楊璉眞伽掘發陵寢、開其墓見后面色如生、肌膚豐腴、強淫之、體冷如冰、而牝中氣覺蒸蒸然熱、与活人無異、復縱諸髡次第淫之、忽聞屍有嘆息声、楊髡以为妖、碎劈其屍精血滿地、取其殉莖珠玉而去、時人試作問答語曰、胡后眞佛種子、生時廣齋衆僧、死後普度和尚、楊髡今日碎劈了他皮囊、却不見皮囊裏那許多和尚、試問這許多和尚躲在何方、曰、小和尚鑽在肚中、大和尚合在肚上、裡邊的都是楊璉眞珈、外邊的便是零星和尚、

據因果說起來。人臨終時念在佛則登彼

岸、念在畜則墮輪廻。胡后生前、既種了許多善根、死後又添許多菩提子、豈不是念念在茲、轉世當作一、快活和尚耳、

柳州寺僧

柳州寺側有花圃、曰清暉、宋慈福宮別墅也、一璫守之、日見婦女入寺燒香、有禮佛、即出者、有遲留半日而出者、有辰而入暮而出者、諸婦女出寺之時、體態端嚴、雲鬟修整者、固有其人、而鬢亂翠歆眼垂面赤、輕佻跌蕩者十有八九、璫習見爲常、殊不介意、戊午夏、璫移舟、納涼垂釣圃外、偶見肩輿到寺前、一少婦招搖入寺、寺僧

留已是古怪莫出更見新奇

辰恐是辰

當也是個呆貨

作此狀豈不羞人

騷然可掬

喜從天降

探听有拠

可見人家看經不是好事

勾引得着已非正人情甚相合其不待引可知

迎揖者若親識然欣欣有喜色璫呼隸問以誰氏隸曰是六一房王中奉宅眷也其父係賈人死于遠方其母請僧招魂埋葬已畢循城中舊例七七做八八敲常延緇流誦經超度其夫寺僧明悟者奸徒也素不守戒律見其母之美時時往来撩撥之其母為悟所勾引情甚相合約与悟通悟故饒於具而有意媚其母復覓淫藥傳之其母久曠無聊一旦通悟已愜素心不料

悟之作用奇甚

兩留不可說無意

然雖有了不生

悟復善戰一接至通宵不倦反恨得悟之晚也嗣是認為姑表兄弟恣意取樂其時此婦方十二歲悟因其幼不敢掩跡与通一日携其徒廣覚來拜其母為乾娘蓋欲藉覚傳遞消息以便走動耳迨晚悟留其家併留廣覚母見覚未蓄髮即命與婦同榻詎知覚情竇已開情事已熟方上牀即露其穢以示婦婦曰此為何物緊我獨無覚曰此名為毬姐腰下者便名為毬以我

知趣的娘

有見

豈有二形間得

沒理

十

在自家身上

十三歲便如筆冒也是有長劵的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孔門弟子善問直穷到底

之。毪。毪。姐。之。毪。姐、亦、有毪矣、婦曰、我(向)娘(得)亦(乃)有毪

否覺曰、乾。娘。毪。生。在。我(生)師(得)父(古)腰(怪)下、婦曰、叔毪与

弟毪。一。般。否。覺曰、大、小、不、相、同、婦遂以手(好程)捏其

毪。細。硬。有。如。筆。冒。覺曰、姐見毪矣、弟(說)試(得)与(太俗)姐、毪

毪、何、如、婦曰以毪毪(向)毪(又)人(奇)共知否、覺曰、毪毪之

事。只。好。你。知。我。知。不。可。与。他。人。知。也。婦曰、我与

弟(愈問)毪(愈奇)倘娘。与。叔。得。知。奈。何。覺曰、師徒一家娘兒

一體不比別人知亦不妨害、婦曰、我向来不曾

一對足發許多興致

一推便是直捷工夫

一燈兩笑趣極妙極

小毪也毛得血出来

見(奇)叔与娘毪毪今聞弟言、同往窺之何如、覺曰、

我。与。姐。毪。就。是。樣(愈答)子(愈妙)何必看他。姐、如、不信、且待

我毪了、毪、再往看可也、婦首肯曰。小。毪。毪。小。毪。

二。小。今。宵。好。合。覺。拒。婦。仰。臥。於。床。沿。曰。一。男。和。

一。女。兩。人。此。夜。成。双。調話之間、一。燈。熒。然。兩。視。

微。咲。覺遂挺腰一毪。進入少許。猩紅漬在衣裾。

婦痛不能當。滾身立起、睨視血痕、羞而揜之、覺

曰、姐(巧趣之語)不知此味乎、毪之快人。如。消。息。取。耳。初。撚。

比喻切實的當豈是挾子語

諺語是真

不見爽然再撚便有少異三撚之後遍身通暢不可言諺又云黈花女兒遇情郎頭一次苦竹鎗第二次喫辣薑第三次爺死由他娘我如今毡了姐毡姐將愛我為何立了起來婦曰毡進一分一分痛進二分二分痛有何快活造此業根覺曰姐試聽之若果疼痛師父乾娘如何毡得鈎蒜振響床程動搖婦側耳一聽其母果嬌声顫作氣喘吁吁只得又臥于床任覺做作覺

果然是直

說得是

實業根

听既打真自然看毡

以唾潤之又進少許婦茹痛忍疼不復起立矣抽送未幾沉沉欲睡覺便拔出其毡婦曰中反空痛奈之何覺又以毡塞進毡中婦曰塞亦痛不塞亦痛覺曰塞而動則通塞而不動則不通姑塞而再動之庶通而不痛也婦曰姑且塞之未可動也乃相摟而睡中夜悟与其母畢事尚未安寢悟曰今日誤矣廣覺雖幼實諳風流奈何令与姐同宿姐身必為所破矣母曰胎髮尚

為何不早說可見悟有心

估得好

不識人

十二

駮好有理

存、乳口尚臭、難道曉得毡毯趣事、悟曰、同往看之、便見虛実、母与悟躡足至其房、見覚与婦相摟而臥、悟拍手大咲、両人夢中驚醒、見悟与母在牀前、便知事露、婦倉（也曉得）忙以被（遮羞）蒙首、覚曰、師父乾娘深夜至此何幹、悟曰、来捉姦耳。覚曰、師父。乾娘弄得山搖地動、没人来捉姦。我兩個穩睡安眠。師父何出此言、悟曰、爾休白賴、只等乾娘一看姐毯、便知端的母扯悟曰、你且出去、待我

說好有趣

看看女兒、悟曰、我從来不曾有。見黈花女兒的毯趂便捨（捨字妙）看一看、母曰、豈有表叔、好看表姪女兒毯的理悟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你的毯、我且從常毡得。姪女（兒）的毯權。且看看何妨。母不肯曰、世間再没有像你不要臉的阿叔悟曰、世間也没有像你不捨手的乾娘、母曰、女子婦人家、摠是一毯、只有小大緊寬深淺別、悟曰、孩兒男子漢別無二樣、只有短長粗細軟堅分母吩（只）

權看也便得

好個不捨手

得曰、要看許你、不許你、蒲、胸、摸、肚、悟曰肯毡憑他恁憑他伸手滴脚、母乃扯被視之、婦羞澁百端擁被不放、悟助母拽開其被、見婦體瑩如玉而一、種、膩、香、撲、鼻、撩、人、神魂飛越、手舞足蹈起来、提開兩股、睨視溝中、則玉簪點破。鴛鴦。竅、疵。浪。横沾。翡翠衾、非。復荳。蔻之。含苞。矣、悟曰、不意孺子生有造化、母曰、害我女矣、婦曰、娘以我嫁覺何如、母曰、爾誤矣世間那有和尚娶親之理

一經點破便不完全

婦曰、娘何為媾叔、母曰、我与叔叫做偷情、不是正經交易、悟曰不必遠憂、大家且隨時戲樂、待姐長大嫁人、那時兩下開交若是遇得好人、姐被打了回関、又作計較、母便扯悟回房、覺見其去、便又与婦頑弄一番、婦勉強承受竟不作難、自後悟來則覺亦隨至母。女。各。占。春。芳、最稱。快活、無奈悟思婦心切每、欲、誂之、不湊、一、便、一日覺患病不起、悟遂獨往婦家、值母不在、悟乃。摟

古大胆　好知趣

婦接唇婦不之拒、悟、慌忙、中其、肉具、要与、交合、婦見悟。肉具。奓大。堅硬。有。如。棒槌。驚喊。欲走。悟拽住曰、爾將何之、婦曰、弟毪細硬如筆冒、毪我痛不可當、今毪如此大、若毪進我毪、即毪殺我矣、悟曰、婦人女子、遇着、小毪的人毪毪便一些趣味也、沒了得、極大的毪毪進極小的毪裏頭疼過了一陣、其爽快難以形容、姐不必十分怕我只畧毪進一二寸待姐爽快方纔直毪到根

雖是騙他却是実話

決不教姐疼痛何如、婦聽言、半推半就悟遂脫其棍、以手摸之、似有淫水流溢、而竅僅容指乃輕輕以毪抵其毪口。竟不能進。悟又以唾塗于龜頭強向毪口研擦、始沒龜頭、婦嬌啼畏縮難狀堪描、悟搏弄已久、不覺精洩、直射其牝屋、婦受一陣氣來、衝得滿身踈軟、熱顫、忙問悟曰、這一陣來的是何物、悟曰、屣也、婦曰、廣覺原何再沒有這一陣、悟曰、男子十五而精通、交媾方有

這一陣是鑽心的先鋒弔胆的元帥

又引動色

屣來、女子十四而天癸至、方有月經流出、廣覺年止十三那得有屣、況毪毪雖是爽快、到屣來時那毪又比毪時粗硬、長大塞蒲、毪內更翕翕然、動暢美、不可言、如不遇我、今日亦不得這一陣快活也、婦正笑而不言、母已歸矣、見婦與悟並坐謔笑、不勝撚酸而不敢出声、只以手摑悟頸、搥之、婦慌慌跑入房去、悟跪曰、我見姐姐通了廣覺、戲問其苦樂耳、何作酸也、且姐姐終要

式要便宜

嫁人、爾娘兒兩個、合我一個更覺情親、意熱大家、有趣、母曰、女兒的毪、怎當得你那一根毪毪

這禿子極念說話

進去、你再休提這話、悟曰、若論未開黈花時便是廣覺的毪毪進去也、是難的、如今被廣覺毪

好就脚踐

了許久便是再丈些的也毪得進去、你不必替他憂、你若不信、趁你面前我毪一個與你有母再三不肯、悟跪在地下千求萬告、只不起來、母曰、就是我肯、女兒也不肯從你、悟曰只要你肯

他也不肯拉出来

他若不肯你幫我拏住了手毡將進去怕他搓了出來。母不得已、同他到婦房中、婦正悶坐在那里、見母与悟進来、便問来做恁麼、悟曰、我來与姐戲耍一番、姐意何如、婦假罵曰、没廉耻的禿賊你、拐了我娘又來拐我我叫喊起來你就

當愛不愛不假兒番頭

該死了悟憑他罵只把他手来壓住了、扯落褲子、便要毡、母曰、不要性急毡壞了他、待我看個端、正纔毡進去、悟曰、你不要慌我自有處、連忙把唾搽了毡頭對着毡只一抵突的一聲毡頭抵進去了婦叫將起來、悟急拔出時、已抵進了夭半截、鬓翠斜欹、徨紅蒲榻、悟見之、又驚又喜、母曰你、今番弄懷了他徒弟也、要怨你悟曰、再過兩年、徒弟的毡也、与我一般粗大了、何曾毡得壞他呵呵大笑而罷、母竟不知婦之先与悟通也後、來恣悟淫狎不復罵矣、覺病既愈、依先与婦交媾、婦訝其小、覺訝其寬兩下苟完默然

這個倒處得有理

十七

不暢覺知師賣已無可奈何而婦与悟益密兩年前嫁王中奉恐怕露醜用計灌醉了王中奉方瞞得過不知今日又有何事來到寺中想是廣覚長成來尋舊好耳璫聞言疑信相半急從墻頭窺之正見一僧挾婦而噬其頸婦迷離喧笑回首接唇須臾間酒饌脩陳兩僧翼坐少婦左顧右盼情不能禁憑僧歡謔一女兩僧千般嬲弄獨毬雙毬比賽抽添璫目睜口呆半晌不

小緣結天緣璫也多管閑事

語翌日訪王中奉問曰令閤昨到柳州寺乎中奉曰家閤有小緣事躬往耳璫具白其事兼悉前因中奉驚怒入詰其婦婦見說之脗合也默不敢對中奉乃聞于官時府尹趙師罔逮僧鞫之乃僧誘婦爽約而嚙其頸也僧坐徒婦人杖流

此一句乃是這段事的張本太史公筆也

看起王中奉來別人的緣事都是假緣事果是小緣事他的纔是眞緣事果是大緣

事不然那得這般糊塗喜捨終日睡在鼓裏

封師

李亜卿者、滇南人也蚤年娶偶、在金陵再娶少婦、婦未笄時、與隣兒華生、戲於後園、肩牌賭勝、生三勝之婦念曰、難道偏你會贏、我以耳上珠墜為質、你再贏我、我脫珠墜与你、你若輸時、拔頭上玉簪与我、生曰、簪墜皆父母物、倘知之、遭撻必矣、婦曰、說極有理、不如贏者批輸者臂十下何如、生曰打着即痛、何苦為之、不若你我以婦以身賭

說得有含蓄

身。睹。为。妙。婦曰你、痴、矣、身、子、如、何、可、賭、生曰、我輸時我臥於石攪上。憑。你。上。我。身。來。頑。耍。你輸時你仰臥於攪上。憑我。跨。上。你。身。頑。耍。既不費物又不疼痛不。過。隨。意。作。耍。豈不兩便。婦笑曰此說極妙、我、贏、時、你、須、睡、下、憑、我、處、置、決、不、許、

忙忙卧便有見

賴、生曰、然、不意生輸一籌、便、忙、忙、臥、在、石、攪、上、呼、婦、作、耍、婦曰、我不要你睡着只要你端端正

跌他得趾

正、坐在那里、生曰在先講過的話、你如何番悔、

有理

婦曰、不是番悔、你贏憑你我贏憑我、只是作耍、又不打得你疼罵得你痛如何說我番悔生只

出口成章是個快嘴媳婦

得坐在那裏、婦近前曰小孩子坐個端正。待娘娘來与你作慶。你若畧畧歪時莫怪我的話兒不信、生不應、婦、乃、放、散、生、髮、代、生、梳、作、匾、髻、一

好做作好消語

個、頂、上、安、放、小、石、一、塊、囑、生、曰、你、一、些、也、不、要、動、憑、我、在、你、身、上、爬、搔、作、癢、也、不、許、咲、若、咲、一、声、跌、下、石、頭、便、要、跪、在、庭、心、明、日、纔、放、你、起、来、

華生痴不过走起来所以後来婦人疼不过也走起来

生不得已、任其所为、被婦爬搔、不过只得一笑走起婦又罰他跪了一刻、笑曰、你快来、我再与你賭、這回生贏了、曰、何如、婦曰、憑你便了、生曰你只睡在石櫈上、憑我来便是、婦曰、我只坐着等你、生曰、你若不睡倒、我就叫喊起来、說你賴我、婦笑了一声、仰臥櫈上、生便摟也、唚嘴婦回轉了頭、生曰、你怎不依我、婦只得与他唚嘴、生以舌吐其口、要婦含咂、婦便含住、生又以手摸

清景宛然如昨這一段描写曲尽

其乳、婦忙以手掩住、生曰、怎麼又不依我、婦只得放手任他摩乳、生以一手摟其頸、以一手扯下他綉裩摸其陰物、婦急立起身曰、你忒不是了、這個像甚麼樣、生曰、先講过的、身上但憑作要你起初把我十分蹂踐我也依你、你還叫我跪了許多時節、我如今不过蒲蒲摸摸頑耍你如何就要賴我的婦、又只得憑他摸憑他看、只把袖子遮着自家的臉、生看見紅紅的陰溝白

漸入佳境

口生真是個人物

只是蒲

此婦是個直人

這一句有許多妙处

到此說不

心

白的顱肉兩邊高高的突起像蒸餅開着一條線便把自家的物件塞到他溝中婦曰你原說只在身上作耍如今塞得裡面疼起来豈不是哄我生連忙拔了出来曰且饒你這次若再輸了定要等我耍個像意再不許賴婦曰你若再贏便隨你作耍決不賴了不想婦又輸了兩籌生曰這次難道又好賴得婦笑曰隨你隨你却坐在櫈上不動生曰你如何還不睡倒婦曰坐

拔出也遲了

目得紫

着也是一般生便把婦推倒櫈上竟脫下他綉裩將物塞進溝去婦曰裡面又疼你如何惡取笑我生曰你生成這一洞我生成這一根兩個湊合攏來恰沒一些線縫到好耍子婦曰這般頑耍忒不像了生曰這個叫做毛毯耍子極是有趣的我和你日日如此作耍又不沒了簪珥父母也看不出来有何不妙婦首肯自此以後与生每日在園中做的便是這件事說的便是

這件話。只是人小物小、彼此沒得爭嫌、不料李
亜卿与他合巹之夕、就知他不是真正处子、心
下十分不快活那婦人一旦迎着李亜卿的肉
具覺得比華生的大了無数心中到十分中意
只是李是中年的人、雖然硬起来往往罷軟中
止了、這婦不得像意幹一回、是以常常怨天怨
地、一日夏天、有門師尼来探望、少婦便留他在
家宿歇洗浴、那尼坐在浴盆内、把兩隻手自去（這是師尼故意）

（可見有口口口必須時常刮洗）（如此）刮洗、隋户婦曰、你又沒有丈夫、便将就洗洗也
罷如何、用這刮洗的工夫、尼曰、難道只夫人有
相公、我就沒有丈夫、婦曰、做師姑的要丈夫須
（說話有因）尋一個和尚、我看你的東西、這般寬大、想是日
日把白瓜塞将進去耳、不然世上決沒有這般
大的陽物也、尼曰、我使尋人弄弄也沒人禁得
我何苦把白瓜来自哄自耶那白瓜塞到裡頭
就抽進抽出也沒一些趣的我自有個好相交

在那里、婦指一白瓜曰、我不信人有這般大的陽物、尼曰、有封師者、其勢加于是婦聽尼言、目慢頰赤、恨不得即与封師戲弄一度、由是日夜相思、以图相見、尼又言封師善能驅逐鬼神、拷召妖魅、婦遂□蓬首垢面、佯作顛狂、拒李不容入房、尼暗暗運食与食、反謂李曰、夫人三日不食矣、李計無所出、尼曰、金陵土俗、多一足山魈、謂之五通賢聖、夫人恐为所祟、必須相公虔誠齋

戒請封師作法驅遣、庶乎可瘳、李乃擇日往延封師、婦闔之、心雖私喜、而痴顛益甚、恐李察見隱情、不請封師耳、封至謬謂李曰、適進門、見宅神語我、夫人之祟、乃相公從北方帶来、相公須遠遠避去、待某行法、祟亦遠去矣、李依言、遠避親戚家、封乃朱書符篆、畫地結壇、禹步行持、呵叱神將戒婢僕、俱不得往来窺聽、以手神怒、惟封与尼得入婦室、婦一見封如獲珍寶、宿恙頓

頂門上一針怕療不得病

瘳忙起梳粧、与封叙意、尼曰、夫人苦思久矣、師勿逗遛作忍人也、封乃脫去中裙、引婦手弄其肉具、封肉具挺起、堅壯勁崛、婦捧定曰、眞非世間物也、白瓜在後塵矣、因用偃月墩自褙其腰仰臥、封以手提其雙足而進之、婦淫水溢流、声喘氣急、封尽根沒腦、抽拽掀蕩者数百回、婦視封低語曰、境界非凡、眞快活殺我也、封意欲稍息、見婦心正熾、又挺腰幹之、婦情益悅、尼曰、情不可極、楽不可縱、時日甚長、當圖久計、莫一朝事露可也、兩體偎貼移時方起、如此者凡百餘日、李惟傳問消息、不敢帰来、婦既得封、不忍暫捨、乃謀毒李、李死、僕舉其姦、遂各抵法、

李亞卿大是呆鳥

出像僧尼孽海

二

禁
へ歳21
1138
2

門 樓
號 1138
卷 2

不必人勾引自家去引人

十二歲如此怎麼到得老

忒像意了也不怕人見好嬌声

寶奎寺僧

杭有婦、適人生一女夫死、再醮呂某、呂嘗以事詣京、婦不禁獨處覔淫於人久矣其女方十二歲婦之再醮也、以女歸一醫家、醫之子幼、故未畢姻、不料女飭行、不謹通於隣人周一情好甚密、一日午女同周生淫於房、夫偶窺之、見周以女兩足架于肩立而獵女女情動不能禁急欲周抵其花心周故淺淺送進不令深入女作嬌

明治廿七年四月廿二日 購求

說好

声。顧。周。曰。情。哥。奈。何。如。此。周笑曰姐小。小。毬。兒。

并好好 罵得好

我。的。毬。大。恐。怕。你。疼。所。以。慢。慢。送。進。女。以。手。掌。其。頰。曰。天。殺。的。短。命。賊。前。日。我。疼。時。再。三。求。你。

說好條 直趣人

只。放。一。半。進。去。不。要。搖。動。你。偏。要。直。抵。至。根。硬。抽。蠻。拽。不。住。直。教。我。裡。頭。又。脹。又。熱。疼。得。惡。心。溺。也。撒。不。得。如。今。裡。頭。熱。癢。要。你。与。我。耍。耍。着。力。直。抵。一。番。你。偏。生。不。肯。抵。進。去。我。不。要。你。這。

周一太 根心

負。心。人。了。周一笑曰。我。見。姐。興。致。高。故。意。取。笑。

隣知与僧淫乃集衆趨寶奎寺則僧房反錮寂無人声踰墻以入至一低暗室中見燈燭熒煌有僧七八人擁婦謔飲醜穢百般執鳴于縣〻

好和尚 好師姑

大尹併逮二尼拷之乃一僧携婦歸衆僧挾之同飲耳究女所在則云不知尹大怒加刑婦始吐実蓋二僧蓄之俗家也尹判云二尼出家削髮不守清規敢作牽頭勾婦女二僧空門寄跡

想是坐 懷不乱

不遵法戒妄思婚媾做夫妻母女潛奔雖免僧

這判語妙極

敲。月下、僧徒挾飲公然婦坐懷。中、眞個是四禿合成兩好。、声声是勸廣種福田。衆陽。簇擁。孤陰、句。句說觀。音斎羅。漢、塡平慾。海、灌滿愛。河、八行俱亡、四維攸斁、僧徒杖死無辭、婦女宮賣正法、母女俱奔。便是不乾淨的計策了。

浮屠辯機

浮屠辯機者、初廬于合浦公主之封地、主帝所愛異于他婿、始封高陽、下嫁房玄齡子遺愛、再封合浦、嘗與遺愛獵於封地、見辯機白皙過人、遂具帳其廬與之亂、機素無賴其肉具頗堅而粗、長至兩握有半、每与主狎、未嘗全入其具主已通體□顫爽暢難當、一日主挾二女子從、女子姿色嬌好、機一見淫興勃發、恨不得即摟抱

清景如

女子交合而碍主不遂於是与主言令二女子持燭侍傍以疊褥藉主腰下握具投入牝口研擦不便深入主情急推機仰臥以牝就機肉具以両手攄搨一舉一落直尽至根両相揺攄淫水淋溢機恐主力之又轉主在下極力抽送数百回主目慢力手熱声顫不絶謂機曰此一番眞快活殺我須与我多耍幾百度機又以風流解数与主大弄一番二女子目睁口開掩面斜立

武后遺規

機拽女手曰尔作此狀豈羞主耶主怫然怒取繒巾拭機肉具呼二女子以口吮之二女子口不能容只得咬咂一回主笑謂女子曰汝二人能當此物否女子不答乃謂機曰我喜看人淫弄無奈翁之不識趣何此二女子汝試弄之我

語二入三昧

且坐觀一會機躍然跳超便摟一女子扯去其裩提両股而進之百計僅得濡首女子口齒相嚙痛苦無措其一女掷燭而遁主大笑以為快

樂。即命機且釋此女。姑從容進之。莫諕死人。機興發如狂。又与主鏖戰良久而罷。遺愛餉機。私以億計。蓋遺愛生而天閹。不當主意。見主之悅機。故贈之厚以迎主歡耳。又浮屠智最。迎占禍福。惠弘善視鬼神。皆以術侍主。主亦与之亂。不亞於辯機。永徽中。皆以逆謀誅死

辯機智最惠弘三人到是房遺愛召屁的大老。

望海寺僧

至正間有傅某者。娶婦應氏。止生一女。年十五歲。雖非國色傾城。而一枝嫩萼柔葩。不許蜂狂蝶恋。有望海寺僧某。日事經咒。往来其家。傅不之禁。應遂為僧所誘。私通之。相得甚歡。傳故邑掾也。以歷事赴京。僧乃朝夕往来。略不忌憚。應反虞女之見察也。欲僧併污之以塞口。女未識人道每窺母与僧淫則唾賤不已。卒無機會可

已不正復陷女于不正可恨

此処竟以正氣

乃

乘一日僧与應計、醉女而強掠之。事必有濟、乃設酒饌於應房中、匿僧在帷幕、呼女飲食、女不料母之紿已也、果沉醉焉、星眼乜斜、花容微頳、真若仙姬欹瓊室、玉女偃瑤臺、其醉態之妙、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僧倮而突至、愈覺動情、乃輕輕為女脫解上下衣服、提起兩股毛之。女驚欲起、無奈身赤條條、而蝶已至花前矣、急以一手推僧。一手掩其牝口。呼應求救、應乃握僧肉具

中好計矣

摹写入非

掩之誅之也

□□□段□不成人却也有趣真是強哉

付女手曰、汝不知此物之爽人甚也、今日假粧模樣、他日偏汝向前、女曰、此豈人母之所為耶。說得是

強掙叫喊、不肯從僧、應忙掩其口、拏定其手、令僧脫脚帶、繫其足于椅上、女花苞突露、而足不能伸縮、只得任僧所為、涕交頤下、僧金鎗漫試。血漬菩提、玉麈微投、丹流法界、應在傍难看、自覺不安、便捧僧就已抽洩、以緩僧與僧與稍緩又推僧就女、欲僧畢事于女也、女當斯時、一生

趣因勃勃

何物禿子得此受用

紅娘取笑鶯鶯說別樣

替得這個替不

得如今庶氏到

肯替女兒

描写曲尽

好模様

得兼志女了

九死、痛苦难支、咬齒摇頭、嬌啼宛轉、誠然是嬌姿未慣風和雨、一旦摧殘、実可傷也、須臾女起、整衣理鬢、無限羞慙、僧以温言慰之、終無一言而逝、自此以後、三人共寢、其枕邊恩愛、被底温存、女竟忘向者之悲啼、而幸今日之歡會矣、一日僧与其徒来、徒年少有姿、陽道偉岸、女与之目。誂。心。招。相。會。于。曲。室。曰。今。日。不。得。子。幾。为。老。髡。悞。一。生。薦其材具于母、蓋報母昔言也、母果愛之、情好更篤、僧憤其徒之奪己愛、値傅回、敗其事于傅、傅偵驗得実、撻妻沉女、杜絶往来、両僧俱欝死

母女之間報恩甚速。大奇大奇。

西天僧西番僧

元順帝時、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法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学士禿魯帖木兒、性姦狡、有寵于帝言聽計從与老的沙、八郎荅剌烏、吉的波、廸哇兒禍等十人俱號倚納、亦薦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

受此祕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双
脩法曰演揲兒、祕密法、皆房中術也、帝日從事
於其法、乃廣取民間、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
婦女、恣肆淫戲、號為採補抽添、其勢甚多、畧舉
其九、第一曰、龍飛勢、女子仰睡、男子伏其腹上、
這些光景做來未必妙極
據股含舌、女子疊起陰物、受男玉莖刺其琴弦
和緩搖動、行八淺五深之法陰熱陽硬、男悅女
歡、第二虎行勢女子低頭向前跪倒、男子踏後

抱腰握玉莖投入陰戶、行五淺三深之法陰戶
開張陽氣出納男舒女樂、血脉流通、第三猿搏
勢女開股仰臥。男以腿壓其上、陰戶拍開。乃入
玉莖、行九淺六深之法。女津流通男根堅固、第
四蟬附勢婦人側臥。直伸左股曲右股男子從
後投入玉莖。叩其玄珠行十淺四深之法。女陰
翕張男根暢美第五龜騰勢、女子伸臥、男子托
起。女子雙腿過乳握玉莖刺其谷実。女精自流。

男身快樂、第六鳳翔勢。女人仰臥于床。自真起
兩股男子以手按牀深入玉莖刺其愈鼠使玉
莖堅硬陰戶壯熱內動、女子自搖行六淺二深
之法、男女歡悅、第七兎吮勢男子仰臥直伸兩
股、女子反坐。玉莖之上面向男足。兩股在男腿
邊。按席低頭握玉莖。刺其菱齒。玉莖堅硬行四
淺一深之法。徐徐抽動。自然暢美、第八無遊勢
用二女一仰一偃。如男女交合之狀。男子坐看。

二女之動搖。淫心發作。玉莖硬大。便郎仰臥。任
二女自來執莖投牝。津液流通。第九鶴交勢。男
倚于牀。女以左足躧牀。以手挽男頭。男以右手
托女左股。女負男肩。兩手緊貼。女執玉莖刺入
嬰鼠。中其谷実。輕搖慢動行十淺七深之法。內
外神氣自然翕合。又選侲女为十六天魔舞、又
詔西天僧为司從、西番僧为大元國師各選良
家女数十人、供其淫毒。其徒亦皆取良家女、或

四人、或三人奉之、摠謂之供奉、民間女子、遭其害者、巷哭里嗟、不計其數、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褻狎不諱、至聚少壯漢兒、併婦人女子、倮處一室之中、不拘同姓異姓、任其自相嬲弄、或以尊行而汚卑幼、或以卑幼而淫尊行、皆無避忌、號曰暨、即兀華言事事無礙也、西天僧又与西番僧迭相輪轉、出入禁中、夜宿宮闈、姦淫公主、至于嬪御、多人則隨他擇

天番地覆的事

其雛而美者、淫之、金蓮半起、海棠強拭、新紅、玉體全偎、芍藥驟沾風雨、雖女子畏縮難堪、而西僧必破墨穿營、尽根徹腦、然後已、羣僧見其流丹浹藉、茹痛忍疼、則爭前搏弄以为咲樂、醜声穢行四野著聞、即市井無賴之人、羞出于口、帝惟知習法为快、無所禁止、僧之濁乱寰宇、淫汚惟薄、莫有甚于此時也、又有狼髡揚璉真伽淫毒更甚、凡境中大小女子先以冊籍刷報姓名

至出嫁之日不論美惡必先迎至府中強御之取其元江然後發歸夫家完聚有得意者則強留三五夕摧殘狼藉而後發還且不時喚入府中以快己意設有隱瞞崛強者登時兩家俱罹橫禍財散人離無復噍類見婦人有姿色者便取進府中淫嬲萬狀諸人側目莫敢誰何即爾朱兆之污辱洛陽女子無此狠惡也腥風羶雨簸蕩恒河穢露臊雲遮漫沙界若非大手力者汛掃之人人沉黑海矣

不免不毒不毒不免惟其頭免一發淫毒奈何今之四民尤諄諄呼和尚為佛爺尊之為大師乎可悲甚矣

僧員茂

関西有伍氏女、名愛卿、年二十餘、姝麗殊絶、真國色也、適奪所天、惟撫一子於村莊中、霜閨筑筑、形影相弔、時村落新葺菴宇告成、無論男婦羣而遊焉、愛卿亦詣其處、飯僧設醮、冀為夫悔過于幽冥、且以覌新構也、庵有僧員茂、年少、覷見愛卿、因誑以食素誦經、時時至此禮佛、則年可龜齡、子可鵬摶、来世夫妻可鸞凰百歳、愛卿

入寺便是禍胎

可見燒香作福

俱是誘人

奕至便有心

甚惑之、茂遂往來其門、一日愛卿襁褓其子至中堂、茂突至不及避。茂遂生心撩撥之。以敗其

拒之誠是

守、愛卿厲色拒之、乃惶懼而退、不数日、茂仍步。

巧合

前踪、愛卿亦芳心搖蕩不禁、遂与之通、往来甚密、里人得其狀、捕茂白之官、官訊得其情、乃判

此官歌、是送故判語句皆精

曰、僧員茂、既以脫障入空門、只合木魚敲夜月、伍愛卿、既以居孀明節操、如何錦帳作朝雲、紅粉多嬌、湧学墻花委砌、緇衣秃子、敢为野蝶尋香、一節不終、浪为空、即是色、五除不戒、誰云色即是空、卿着另嫁良人、僧宜發配千里、庶幾氏作閨中婦、免得僧敲月下門。

看到水滸傳。海闍黎潘巧雲故事。便知敲木魚正为著敲門月下。

靈隱寺僧

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賣店鋪、其店家婦女、皆僧外宅也、常有寺僧慕

痴僧

一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到店、必買果餅胭脂、之屬回寺、顧盼以洩其興、如是久之、一日有

好伶俐婦人

彈琵琶瞎子坐婦門首、説唱郭華買胭脂故事、婦遂憮然動心、默會僧意、私語良人設許誘之、

長於辯僧

良人曰、任爾为之、只不要被和尚騙了、婦曰、和

尚見了女人、就如蒼蠅見血、不釘不已、但怕我

（躲得有己識）看上了和尚不捨得難为他那怕這和尚聰明

（描寫如画）伶俐不着我圈套、自是僧到店中、其良人即避

去不使碍眼、僧或久坐不起身、婦便烹治茶餅

捧以奉僧、彼此眉目送情、漸至咲謔、僧喜甚、謂

（粧得好腔見）事可諧矣、一日僧至其家、見婦憂形於色、僧倉

卒莫知所為、乘間強之接唇、叩其憂鬱之故、婦

（語句有情）曰爾我情孚意洽、只碍良人不得少尽繾綣、是

以憂耳、僧喜極曰、是不必憂、我設処資本、使渠

往他処經商、則爾我得恣意歡樂矣、婦曰、然、僧

遂回寺罄衣鉢所有付其夫、數日果見置貨整

裝尅期戒行、僧復治酒饌、錢送其夫相別而去

謂其夫果經商也、是晚到婦家、重設杯盤、再整

（雖不曾到于怡也有趣）酒餚、与婦獻酬交錯、謔浪無所不至、婦拉僧設

盟燈下誓不相負、僧指心自盟、逼而懇之、婦先

（澡牝時和尚倘）令僧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假意脫衣

漾牝、忽閉（好做作）叩門声甚急、婦曰、良人必有遺忘而
帰矣、僧皇遽不知所出、婦曰、有空（巧）籠可避、僧亟
竄入籠中、婦遂鑰其籠、始開門納其夫、僧伏于
籠中、不敢喘動、婦乃与其（得詐）夫舁於遠路棄之、迨
遶邏卒見籠舁送京尹、京尹遂尚昏啓鑰視
之則一髡倮體在焉、笑曰、是為人所誘耳、不必
（海龍王只怕也要開来看看）
問、復鑰籠而投諸江、又僧明了然者恋妓李秀
奴往来日久、衣鉢蕩尽、秀奴絶之、了然迷恋不

已、一夕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大怒奮撃之
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
於僧臂見刺字両行去、但願同生極楽國、免教
今世苦相思、子瞻於招結、擧筆判踏莎行詞云
這個虎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恋
玉楼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
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了却
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一個痴心躲在空籠、一個奮怒擊殺秀奴、
靈隱寺分明兩個顛僧。

雲遊僧

好計較

一僧人物秀麗有如婦人、遂纏足描眉假扮尼、

騙婦女的不領

僧模樣、雲遊四方、僧素善採戰。又能縮龜。以故所至之地、人皆信爲活佛。一旦遊至吳下、借寓於豪家功德庵、倡說輪迴妄談生死、豪妻女敬之留爲庵主、僧遂誘在城富貴人家、及鄉村婦

好心机

女至庵作會、菴有淨室十七間、各備床褥衾枕、每遇會日、則擇美者少、者留宿庵中、甜言伴、〔〕

一、夜常污数婦女、間有剛正者、便以法迷其〔〕淫之、婦女雖心内明白、而目睁口呆、不能出〔〕事畢解之、已被點染、欲言不言、付之無可奈何、耳、故婦女宿庵一次、再不赴會者、聞他人留〔〕

好看做落

庵中則祇自暗笑而已、僧原携四尼（有已作業又挈人作業）僧同來、而四尼亦皆男子、每宿婦女在庵、各從所欲、僧復置一簿、細註作會日期、某某宿庵、每每薦某至庵、某挽某宿、某伴某眠、某女係某取紅、若是久

免開尊薄豈不大雅

之簿籍盈箱矣、豪富夫男尽墮其術中、反禁止遊人不容見面、即妻女不在庵中、已亦不敢私謁此僧、恐罹地獄罪也、是以無人破其淫網、癸巳夏偶有某司理按臨是邑、因公署與察院相隣、遂借棲豪莊、不意莊在庵側、將晚、司理公登樓納涼、遥見庵中、一披髮女子、与三婦人、俱倮體、為僧拭浴、僧忽轉抱女子、淫謔於石橈上、三婦爭前扶女、摟僧、奪扯陽物、鄙褻不可名狀、既

落穿十九層地獄也

這綱咸丟狠

咸快活咸像意

好個沒下手処 絶寫得光景宛然

而四僧俱來、各挽一婦以逞淫興。其一僧無下手處、立視於傍、俟出浴僧訖事方趨前與女再淫而罷。司理公目視甚詳呼隸問之隸云、此某豪功德庵也、内止女僧五人耳、司理愕然、恐有洩漏、急請縣尹語以故、令人前後圍繞、破門而入、擒拿五僧、親往搜其蔭中、得白綾汗巾十九條。皆有女子元紅在上。嫌其簿籍、則留宿婦女、姓氏日期、鐵悉明白、司理髮指目裂、嚴刑拷之、

可惜元口落在口口

奇極

儼然五尼僧也、無狀可驗、僧泣訴不已、而豪翁又代為囑託、司理益怒、即以汗巾簿籍送之豪家豪羞赧欲死、僧啞口無言、司理公乃判云、審得王某、係三吳亡命、優僕奸徒、倡白蓮以惑黔首、抹紅粉以溷朱顔。教祖沙門、本是登岸和尚、嬌藏金屋。改為入幕觀音。抽玉笋合掌禪床。孰信為尼、為尚、脫金蓮展舒繡榻。誰知是女是男譬之鸛入鳳巢。始合關雎之好。蛇遊龍窟。豈無

見此名

送去羞他妙極不知豪妻女亦

有起来這些婦

女未必是龍窟

雲雨之私。明月本無心。照霜閨而寡居不寡。清風原有意。入朱月而孤女不孤。廢其居、火其昏、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刳其目、不足以尽其辜、判畢分付行刑者使備受慘酷、然後戮於市、其屍棄于觀音潭人往看之者、見其陽物、纍垂約長七寸、若驢馬之勢然。

這些婦女都是驢馬色的

錢某者、有子方五六歲、以冬月患痘死、心頭尚熱、錢夫妻哀哭不忍捨、忽一尼至云、我能再生之、但須夫人与我、保而煖之七日、則陽回痘起、公子可再生矣、錢某不勝歡喜、留尼行法、果以死子置於床之當中、錢妻保臥于內、尼保臥于外、上以被覆之、各不露形、錢則遠避於昏室、不敢進房、以混乱其法、惟俟七日、看死子　復生也、如此者六昼夜矣、忽妻之兄来探甥、錢以甥死告之、且悉道尼僧行法之事、其兄笑曰、足下居官也、要理民治世、何曾見人死再生、倘煖之

復生、則自古帝王寧少一煖身之尼也、莫為奸僧所欺。令吾妹白日昇天。可尔、錢面頳不語、亟入房中、揭被視之、果男僧也、羞媿無地、鞫之蓋錢宦遊時、此僧扮作尼僧、来家抄化、錢妻信其言語、留之宿、尼初時不肯、錢妻強挽之、至晚与尼同榻、固不知其為僧也、尼因房中有婢、亦不敢輕舉以徼福、第假寐以伺其便、中夜、錢妻忽起溺、以手按着尼身則臍下有物、翹然真起、錢

若錢不屎急尼亦沒計較了

描写好妙

妻又驚又喜、默無一言、驚者驚尼身不應有此物、喜者喜久曠無聊、黑夜得此、侍婢不知也、尼見其不言、知其心動、遂伺上牀時、一樓接唇而以具急投其牝口、錢妻便跨馬而坐、握具自投入焉、兩情既洽、尼似粉蝶恋花、婦似新花向蝶、口含瓊液、舌吐丁香、若不知身在人間世矣、既罷、錢妻曰、今日若非宿緣、安得如此巧合、爾須念我寂寥、時時顧我、尼曰、来不煩囑付、其如房

志怕和尚不来

好算計

中之人何、錢妻曰、餘俱幼穉未識人道、唯小福長成、必滅其口、爾、適今日任、為之、尼、得斯言、淫興益熾、乃握錢双足、往来抽洩者数百回、錢妻颭声顫語、掌熱氣促、淫水流綿不絶、其歡暢可知也、次夜錢妻、以計令幼婢俱宿于樓下、留小福在房、命尼強与之狎、小福漠然不知何謂、及

好老实了歌

毛是右怪物事

毛得進去便買

蝶至花前、乃始驚愕、而金鎗已透墨矣、瓊花乍吐、桃浪已翻、羞赧嬌啼、難態萬狀、尼遂輕輕款

在了了頭的心

款、畧為動揺、而与錢妻鏖戰許久、小福既为腹心、往来將及二載、錢失意帰家、以致藍橋路阻、是日假借探望为名、来尋旧好、見錢子死、謬說愚錢、不意婦兄之敗其事也、錢怒縊僧沉之水、小福斃於杖下、妻以幽死、

烏程晟舍里有佛廟、萬曆丁酉五月有遠来少尼作倡、大建殿宇、婦女群聚、日有百餘人、里有凌太守之弟、擁蒼頭突至、索少尼觀之、尼峻拒

再三不出、凌大恚以言撼之、尼不得已、方出一見、即令僕詬辱之、祛其衣、乃雄尼也。羣婦女一時驚惶逃避、捕尼送官、人人大快、

世間挾詐者。皆男尼也。男尼受譴。挾詐者綱漏吞舟。悲哉。

僧海潮

袁州僧海潮者、嘗赴應大姓袁氏、見其妻國色、艷慕不已至忘寢食、有木工(俗呼博士)為之行債甚密、一日共飲、潮告之曰、吾實鍾情于美麗、何術可以得之、博士問姓氏、潮具以告、曰、吾甥也、吾為師謀之、潮曰、能為我盜其雙鞋、以僧履補之者、我与汝三十金、博士曰、諾乃持僧鞋一雙去、至其家甥女留坐啜茶、博士俟其間、以僧鞋置

其牀下。而盜其新絲履。持以與潮、潮喜、予銀如
數、涉旬、其婦將赴親戚宴、令夫取絲履弗得、却
尋得僧鞋一雙、夫怒叱之曰、吾作好事、見此禿
屢有覬覦、固疑与汝有私、今果然、婦無以自明
但缶游拊膺而已、夫延其外姑告之、外姑語塞、
竟仳離焉、更娶他姓為妻、潮知、即返服長髮、市
屋列肆為富家。仍請博士往議姻事、婦初不可、
博士曰、汝夫既有他匹、守此欲誰為、其父母亦
以終身不了為言、乃許諾、且曰、召某郎来、觀潮
美餙而往、目之良協婦意、不知其故僧也、許之、
以數百金為聘、自嫁後、倍常和協、年餘生一子、
每博士至潮留与尽醉、婦疑之曰、汝事吾舅、何
其專耶、潮曰、為我媒耳、他日又至、留連傾倒、皆
平日所未有、婦又以為問、潮乘醉曰、吾非彼盜
鞋、安得子、為好仇、婦默然、乃好語夫請舅坐、我
母病暫回、奔告母兄、鳴于官、潮及博士、一訊具

服、官怒其淫詭無賴、並斃于獄、婦悒悒而亾、子亦夭、其夫聞之雪漢、

南京揚子江邊稅家、妻周氏有姿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婆子、常送花粉諸物、往来甚熟、夫出外、周氏喚婆子同眠、婆子潛將僧鞋一輛、安攪下、夫歸見僧鞋、怒打周氏、竟去之、周氏有口難分、時年二十三歲、生子歲餘、明日將去、与夫辭別、作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

堂夫妾有呱呱兒、撇了夫与子、出門欲何之、有声空鳴咽、有淚空連洒、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番覆、曾不記當時、山盟并海誓、瞬息且推移、吁嗟一女婦、方寸有天知、既帰父家、惠明還俗、托媒娶之、已生一女、情好甚篤、一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良計、安得汝母、周氏笑問何謂、惠明以夫妻情厚、吐露潛謀、周氏潛擊大明鼓伸寃、我　太祖皇帝、親鞫惠明、供金山寺七

十員僧、聖旨批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
死、寺衆僧、六十人、各邊遠充軍、婆子梟首、
江州城東永寧寺和尚吳員成賦性駿烈、落落
花月中人、有張德化者妻韓氏、名蘭英、姿容雅
麗、體態妖嬈、似西子再生、玉姬下降、千般香艷、
百種嬌羞、每朝望日、邀員成誦經求嗣、員成目
搖心動、淫興勃然、密書一計、賄囑婢女小梅竊
去蘭英睡鞋一隻、回寺自喜、捧鞋吟去、鳳鞋鳳

鞋兮惹我風情兮思之弗得兮有如狂醉兮、今
日得鞋兮稱我良緣兮、問我佳期兮、定於何日
兮、吟罷、沉思無計可施、忽值張德化來議醮事
員成遂令行童故將睡鞋丟在門首、德化拾歸、
究問不見睡鞋之由、遂大怒、逐歸母家、員成聞
知、乃潛踪易姓、聘娶蘭英得諧伉儷、夫婦相愛、
兩情交暢、倏忽年餘、中秋佳節、員成与蘭英歡
飲沉醉、摟抱蘭英笑曰、向非小梅之力、安有今

日之樂、詢知其故英遂縊死、韓氏具詞于府、雪其寃焉

竊鞋頗頗落套偏生撞着善疑的人

臨安寺僧

宋時臨安一寺有僧行二十餘人僮僕十數人皆不守佛門法戒、惟以邪淫爲事、其寺基址極大、山門之内各有長廊深巷、曲折環通、入寺者、非熟人道引、則左盤右轉、終無門可出、周圍高築垣墻、期与民居隔絶、垣墻之内、又增設夾衖、中置罌缶鋼鐔、以防屬垣之耳、僧房各置私室一間、匿藏婦女、雖俗家父母亦不令知有此室

計較到這田地至矣極矣

也、又於中間空濶地面擇人所不到處、掘一土窟、階級深下七八曲、方廣十餘丈、上留小窻透明、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疊高阜、阜上復有墻、窟中四壁、以木板裝嵌、置有牀帳、裀褥、椅卓器皿、乃衆共恣淫之地、非如私室中、一僧一婦、醜穢自知之所也、僧行僮僕、往往立市井、叢襍處、引誘失羣迷路婦女、間有婦女肩輿在途、則衆人眼錯、扛擡入寺、凡此僧引得婦女、即先在此僧私室、淫謔數宵、方引至窟室、任僧行僮僕雜然羣通、彼僧亦然、有居窟多年、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不知置於何所、湖州有一士人、携妻来臨安訪親、泊舟鹽橋河下、士語妻曰、我借轎来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衫为證、汝可即来、士去未踰時、有轎夫、持紫衫至、士妻乃登轎、轎夫竟舁入寺中、見一少年、持引曰、官人在此、婦隨之而入、轉深巷數曲、至小室中、少年去

巾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脫其衣裳模
弄淫、要極尽鄙褻之狀、婦亦無可奈何、淫宿數
省引入窟室、見先有婦女三十三人在焉、皆美
姿絶色、是日僧衆亦共三十餘人、置酒歡飲乱
行淫穢、婦甚厭之、間有新至者、一日引一女子
至、年十四五、半姿美艷、眉攢萬斛憂愁、見羣婦
始略舒眉、群婦問之、女曰、我某太守女、全家候
差臨安、因觀燈、千人叢中与婢相失、被一士引

至其房乃僧也、強相凌逼、我極力自持衣帶展
轉不得間、為渠所扯斷矣、渠神酣興發、我羞慘
呻吟、遂為所狎、花心纔折、痛欲消魂、以口噛唇
実難存活、誰知渠竟夕不眠、番雲覆雨、恋恋不
休、不念人之苦也、在其室十數夜矣、不知今日
何緣、又引我至此、羣婦曰、爾且莫喜歡、少刻大
衆齊来、爾還要受他們這許多荼毒、然後免得
此苦也、已而果然、女不勝悲怨、于是群婦日夕

切齒、謀脫無計、以每日有僧三四人居守耳、一夕止一僧守之、群婦問故云、各僧送喪過海、明日方歸、群婦遂謀遁、中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睡熟、啓關而出、至窟外、踰墻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於府、府尹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歸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眈然不察、三婦之遁也、湖州士妻因得歸、蓋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舟有美婦、往來岸側、竊窺其語、遂以紫衫併轎舁婦而去、有一婢相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知所在、府尹拷僧詰其老者病者何在、言引出殺之、瘞於寺後、因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贄云、

又有士候差臨安一日、与妻聯輿、出市井叢雜處、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執輿夫至官

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来門外、乃其妻也
云被人扛去時、已非舊輿夫矣、約行數里、入一
大門長廊下、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
僧迎之、心疑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
而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
閉甚嚴、畧無人聲、雖鐘声亦覺甚遠坐久、微覺
明僧携酒殽至、憂憤不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
携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出、忘扃戶、我行至

暗巷中、遥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長明燈也、
遂禮拜、願見天日、解帕上金錢絡索、環觀音身、
用指甲搯觀音足上成川字、復回入室月餘、僧
力疲意闌、我泣拜求帰、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
恋々不捨
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
登輿、送至此也、士訴臨安府、時趙師罪尹府正
值亢旱祈祷、乃於明日行香、備牓遍掛、示諭僧
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音皆請求

此寺观音有感當申請于朝、寺主僧加號賜紫、行童皆給度牒、出牓朱幾、輻輳迎至、果有身環金錢絡索、足成川字文者、遂集此寺僧人、會士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戮於市、

吳中一士、与臨安一寺僧善、從遊最久、一日過寺、值僧他出、徑入其奧室、見搨前懸一小木魚、無心敲擊一声、忽搨後板鈴響一少婦出、即士所識中表戚也、兩相駭詫、板即地屏內一片、而巧合縫、可闔可開、所謂地窖子也、婦懼縮入、士亦奔歸、遇僧于門、僧既驚失鎖戶、而又訝士色異、知事已露、故以好意強挽士返曰、今日之事、勢不兩全、惟足下自裁、生亦嗟訝曰、自墮火坑、知賊禿不能釋我、固我死日、第求一大醉而子誦經拜懺、我遂自縊耳、僧從之、大釂以酒、而僧拜誦如法、士睨其罍巨、注酒復滿、當其拜伏、忽

舉以擊僧腦（僧）破連刺之死奔出以閉官官盡
屠諸髡婦女出者凡五六輩皆先後誘入或以
求子羈之者

吳有男子假宿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不容
人入一夕忘鑰其門男子窺之有少婦在室急
趨出而僧自外挈酒一壺入置之几上見門未
鑰愕然問汝適何所見答曰無有僧怒掣刀在
手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男子泣
曰容我醉後公斷我頭庶情然無覺也僧許之
男子佯舉杯吃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乃持刀
入厨男子急脫布衫塞壺口酒不洩重十許觔
潛于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
死問其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橐而遣
之

和尚的計較布置。也是極妙的了。只是天
理不容。所以不免要露出来。

西泠寺僧

東京離城二十里、地名新橋、有一富家、姓秦名得、娶南村宋澤之女为妻、一日秦得他出、宋氏懸望不歸、因至門首等候、忽見一僧、頂三山帽、穿百衲衣、手捧鉢盂、口誦經偈、行至秦家門首、

可惡這僧

見宋氏立在簾子下、便偷目視之、不防石路凍滑、跌落沼中、那僧叉得起來、渾身是水、戰栗不能當、宋氏見而憐之、叫他在外舍坐定、連忙燒

跌得這死奴好

一堆火与那僧、那僧口稱感德、就附火邊、去烘焙衣服、宋氏又待一甌湯与他解寒、問其從何而來、那僧曰、住城裡西冷寺、日前家師往東院未回、特着小僧去接行过娘子門首、不覺踏邊氷凍、跌落沼中、不是娘子施恩、險喪性命、宋氏曰、你衣服既乾可急前去、我夫回見不便、那僧故意稽留、拜謝出門、恰好秦得歸家、見和尚向火、宋氏在傍心中不悅、問宋氏曰、僧從何來、宋氏告以遭跌之故、秦得大罵曰、婦人女子、不出閨門、隣里若知、豈無議論、秦得是個明白之人、安能留不正之婦、即遣回母家、宋氏不能自明、悔之無及、憂悶寂寥、因作詩自怨、詩曰、挑盡殘燈苦夜長、縈心萬事已參商、翔風不管人憔悴、暗送鈴聲到枕傍、又曰、倚闌頻問夜凄其、待月中庭欲睡時、砌下蛩聲如訴怨、不關風景自生悲、又曰、遥覩空中一玉輪、樓臺深處避飛塵、自

做好人的報應

悔恨之極

来自去無拘管肯念侬攔有待人宋氏在母家
一年餘當時那僧閑知秦得休了宋氏、便離西
挽得宋氏好
冷寺還俗蓄髮、托里嫗来宋家議親、宋氏被母
所逼、不得已轉嫁於僧、亦不知其爲僧也、勉意
歡娛、終日鬱〻、作一律以自述其志、詩曰、悒悒
傷心只自言、好姻緣化惡姻緣、回頭恨折章臺
柳、赧面羞看玉井蓮、只為羹湯輕易泄、遂敢鸞
鳳等閒遷、誰人爲挽天河水、一洗前人不韙愆、

一日僧醉帰淫心熾盛、抱住宋氏戲曰、汝能認
我否、宋氏曰、我不認得你、僧曰、獨不記那日被
跌沼中、多虧娘子取火与我烘焙衣服、救得我
自取其禍
性命、宋氏驚問曰、彼時是僧、因何還俗、僧曰、汝
雖聰明、不料吾計、當日閑汝被逐、我遂蓄髮、托
好個宋氏
里嫗議親、不意娘子果得帰我、宋氏大恨於心、
帰訴於父、父告於開封府、孝肅包公判曰、失脚、
遭跌、已出有心、長髮娶親、莫大不法、僧人断配

千里、宋氏仍帰母家、抑鬱而死

宋氏明白是閑門揖盜

出像僧尼孽海

三上

禁
へ遠21
1138
3上

門 儒
號 1438
卷 3

僧懷義

浮屠薛懷義、本姓馮氏、名小瑩、鄠人也、陽道偉岸、性淫毒、佯狂洛陽市、露其纖、千金公主聞而通之、上言小瑩可入侍、武后召與私懷義更以中后意在此淫藥傅其肉、具一接至通宵不倦、后絶愛之欲掩跡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為浮屠拜白馬寺主、詔与太平公主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廐馬中官為騶侍、雖武承嗣、武三思、皆尊事惟謹、至

明治廿七年四月廿二日購求

說雖有理不中后意

是托言懷義有巧思數使入禁中營造補闕王求理上言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思欲在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免宮闈表寢不出明堂成拜懷義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尋進拜輔國大將軍鄂國公令与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革命事頒示天下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亦不覺其衰也然懷義富貴而驕頗厭入宮

脂燃

与后交接多蓄子女於白馬寺晝夜宣淫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淫穢靡所不為而略無忌憚會御醫沈南璆亦以材具善御女得幸于后懷義心慍之遂密燒天堂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后大以為恥乃与太平公主謀使宮人有力者執縛撲殺之畚車載尸還白馬寺焚之

良心稍見

和尚得了便宜還要作酸豈不速死

虛空駕石橋

募緣僧

京師人王武功、居韈仰巷、妻有美色、緣化僧過門、見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其便、會武功將赴官淮上、与婦同坐簾內、一外僕頂盒至前日、聰大師傳語縣君、相別有日、無以表意、謾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婦亟啓盒看內有肉璽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重一錢、以為誤也、復剖其他盡然、武功作声叱婦曰、我疑此禿朝夕

往来於門、必有故、今果爾、即訴於府、僧無名字
及所居、遽已竄逸、不可捕、獨婦坐獄受訊、但涕
泣呼天、不能答一辞、武功棄之单車之任、婦囚
繫累月、府尹以矇眛不可竟命錄付外舍、窮無
以食、僧聞而潛歸、密浼針婦說之曰、汝今將何
如、且飲死矣、我引汝往某寺、为大衆縫衲度日、
以俟武功回心轉意如何、婦勉從其言、既往、可
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穽、姦污自如、久而稍聽其

几寺必日地窖

出入、遂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其辜、婦懷恨
以死、
江右一武弁、家道陵替、居城西隅、村墅寥落、往
来稀少、一女年十七歲、姿色艷麗、迥出人表、武
弁至六旬餘、方得一子、如獲珍寶、一日武弁他
出、偶有胡僧長幹偉軀、登門募化、自言相面、即
知生死、行法即可延年、武弁妻惑之、呼女携子、
命僧驗之、僧謬曰、小姐天上人也、當貴为后妃、

面上喜氣已動、只在一二日內大喜至矣、公子面有死氣、難过周歲、妻泣下不止、僧曰、夫人不必憂、打掃高樓一間、待僧誦經禱佛即可長生、且以驗小姐之喜、臨僧言之不妄也、其妻忙灑掃一樓、令僧禮拜、僧出佛像張燈拜祝、時过午矣、迨夜、命侍者邀母子禮佛、其妻与女偕往、婢襁負其子以從、方稽首次、僧以手取楜梯置樓上、向婢奪去其子、拔出利刀將婢殺死、叱女裸體、女悲號祈命、僧声如乳虎、目眥皆裂、曰、吾歷遊天下、淫若而婦人若而處女不知數矣、何物女子敢逆吾命、將謂吾刃不利耶、即縛母、揀女以淫將刀削去女髮、欲携而遁去、會武弁歸射殺之、尤傷其子一臂、女媿縊死

毘林僧

毘林僧事母至孝、家既無兼侍、取置丈室、一日稱母暴亡、時當暑月、即治棺收殮、舁致圃僕之舍、終夕俯營哭泣、將以次早出殯、時有寓客張某自新安帰、携一娼女趙壽兒来、趙有色藝、張待之不能滿欲、是夜忽失之、以為逃去、經廂官立賞捕緝、其子弟云、寺僧自言徽州人、與壽兒接談、壽兒每以見僧母為詞、省之、意其竊去、而

棺材盖丨到不口死

詐、云、毋、亾、耳、後三日、果有人告僧毋原不死、乃僧趂黃昏時候裝着壽兒就木、然後呼仵匠分付焉、叩之如所言、僧與壽兒至郡庭、大守莫伯虛囚諸獄、荷枷掠訊僧受杖、毀度牒爲民、壽兒乞免罪願報事樂籍中理掾以其勝諸妓亦為懇請太守不聽、竟撻之錄付牙儈仵作輩連坐者十餘人、

鄠縣僧

妙極乃極

寧王嘗獵于鄠縣界披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鑰甚固、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夥賊、中有二人是僧、劫某至此、含嚬、士可冶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獲一生熊、命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女子、即日表進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界

飯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惟具一櫃入店中、夜深聞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寧玉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善爲新声、當時號莫才人囀

快人之甚

女子是熊之柔者。兩僧造化撞得生熊到死得急捷。沒床蓆債。

水雲寺僧

洪熙間、閩中嶺上有一寺曰水雲寺、殿宇軒昂、禪房幽雅、士民遊觀者、無不賞心悅目、寺內和尚甚多、皆是貪淫濁惡髡徒、不曉得持律守戒、這許多和尚、日夜計較、要得良人家婦女、自來就彼淫媾、省得挿趣調情招灾惹禍、乃倡言本寺有赤脚禿頭仙、顯靈顯聖、凡婦人無子者、沐浴齋戒三日、賫香詣寺設醮、淨身就殿寢宿一

較計果入巧

宵、無不恤喜、乃于方丈東邊、整理精室三間、大
柱高磉、畫棟雕梁、中塑赤脚禿頭仙金身一尊
側立麟兒桂子等像、四壁磚石砌築堅固、止開
大門二扇、餘無一點罅隙、傍設數張牙床、錦帳、
綉褥花裀、若有婦人來求嗣者、自己在内拴閉
丈夫又封鎖外門、方纔就寢、中夜感得仙來送
子、自然十月滿足、分娩得慶、于是一人傳兩、兩
人傳三、人人都說道水雲寺赤脚禿頭仙靈感

和尚這受用好

無比、殊不知和尚將殿中柱頭。刳空圓轉。藏躲
在内。待婦人裸體就寢。約至黄昏時分。他便輕
輕推轉柱頭。吹滅案前燈燭。走出来摸到床上
与婦人雲雨。那婦人在黑暗中。聽得些兒响動
之声。只說是禿頭仙送子与他。祖身向上。以啚
捧接其子。誰知和尚玉莖雄健。妙藥調傳。將婦
人摟抱起来。一鎗挺入、緩緩抽徹。盡根没脳。婦
人遍體酥暈。暢美不能言。謂眞是禿頭仙與之

交合也。戰久而罷。精溢于席、始有所疑。然為藥氣衝貫。沉冥睡去、斯時也前来和尚。欵步下牀。柱内又輪轉出一個和尚来。這和尚等候許久。聽得那和尚与婦人簸弄顛狂。陽精早已出户。莖軟不能如前僧之挺入乃慢慢挨近婦身。撫摩其牝。以待玉莖剛硬。婦人驚醒。不敢聲言。心中暗喜。若非眞仙。如何方纔了事。又硬得起来急急舉股湊之。其玉莖已直抵至根矣。抽徹推

送。愈覚妙甚。至雞鳴後方已。婦人被其嬲弄一夜。身體倦憊。睡至天曙、尚未甦醒。直俟家中人来。開去封鎖。方始伸眉擡眼。竊喜從来無此佳趣。今宵得意。豈不懷孕、帰与無子者。道及禿頭仙雲雨之事。寺前轎馬不斷荏苒已及年餘並無一人覚察。有蔡知府者、新蒞閩中、聞知此說、大不肯信曰、子息有無、皆在于命、豈有齋戒宿

婦婦皆以为真仙降臨。是以求嗣者源源而来

寺便可感動仙家送子之理、一日往看此寺、果見佛像金光曜日、香烟馥郁侵衣、公便喚幾個老和尚問之曰、汝寺中求子得子、真耶假耶、和尚曰、這是真事、豈敢誑言、公曰、我看此殿此像俱是新塑造的、不知當時如何興造起耳、和尚曰、昔年有一個遊僧、睡在大殿夜間、夢見這仙人對他說、故此闔寺僧人擇日興工、不想果有靈驗、所以求子者絡繹不絶、公笑而不言、隨即回府、心中只是不信、次日分付差人去看美貌妓女、喚一名来、妓女赴臺、公叫近案前、輕輕分付他去水雲寺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妓女領命、隨便更換衣飾、前往寺中、假説求嗣、建醮齋宿、未及一更、果有一禿頭近牀、將妓女摟抱雲雨、妓女漸漸暈去。驚心甦醒轉来。依蔡公之言。將胭脂搽其肘腋之下。已而連有三禿頭来纏得妓女一夜不眠。五更就起。不待梳洗而歸。將

夜間雲雨等事、細細稟知蔡公、公笑曰、我道決無此理、今果然矣、即時帶一哨軍兵、將水雲寺團團圍定、嚇得許多和尚、魂飛魄散、竟不知禍從何来、軍兵滿寺搜捉、綑綁、不留一個、公逐名點過、叫皂隸看腋下、有胭脂的、放在一邊、無胭脂的、放在一邊、千中四個、果有胭脂塗在腋下、公怒罵曰、你這死禿驢、敢造作神像、汙衊良家婦女罪惡滔天、天豈容汝、分付加刑拷打、這些

和尚只得招認、委是衆僧、將求嗣殿中柱頭刻空、旋入与婦人雲雨、假説禿頭仙是実、公乃判曰、看得水雲寺僧、淫欲迷心、貫盈惡極、佯説建醮求嗣、勾引愚民、駕言禿仙送子、鬬戲良婦、屋柱雕空計巧、房門封鎖謀奸、轉輪声、果是禿頭来到、玉莖動真如羅漢降臨、白練被緇、掬水終身難澣、黑宵遭玷、神機没齒不能言、是以假扮妓女作良家、謬託求兒宿禪院、以胭脂塗其

腋、乘来僧神酣興發之時。統精壯搜其根。得衆髡刳柱藏身之計。惡跡昭昭見在。胭脂點點可憑粉其骨碎其屍尤不足以謝滔天之罪折其巢火其院、庶幾可以清大地之塵判訖、放火將水雲寺焚成灰燼、其衆和尚有受刑不過而死、俱抛擲于萬人坑中、其未死者梟首示衆

閩寺僧

西具許孚遠、萬曆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山寺素稱靈刹、凡宦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闔扉守鑰、獨宿殿中、夜有絳服真人与合。遂得娠、屢往屢驗、莫窺其詐、許公閉而心疑之、覔一妓作良人婦往宿、誡之曰、夜如有遇、可偵所從来及所、自往頭上潛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懺佛蒲團下絳衣而出淫之、復入盖僧通竅殿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寺中、衆僧長跽迎謁、公俱命去其僧帽、見一黑

頂者、立拷鞫之、得其狀、遂焚寺而屠僧焉、

嘉興精嚴寺僧

精嚴寺、嘉興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祷於此、獨宿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于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与婦人合、婦人驚問、則曰我是佛、刹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臠其鼻、

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以被韜面、揭而視之、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直为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一個好世界。添出許多雜種。

和尚吃了十方齋供。住了十方房屋。只少一個妻小。如今思量做此勾當。可見和尚之狠惡。奈何士紳。尤敬重之。

奉先寺僧

京城南奉先寺、宮人葬處也、嘗寒食祠事、庖人夜切肉、或自幕外引手入攫食大臠者、舉刀研之、即疾走、踰垣而去、取火燭視、瀝血滿道、驚告同輩、相率白太官令章生云、去歲亦以此時、爲物攘祭肉、至密買以償、今又復然、以爲人耶、其去甚疾、以爲鬼耶、乃有血跡、深可怪、請物色追襲之、乃盡呼集隸卒、秉燭尋血蹤以行、去寺入

叢塚荒草中一徑甚微、畧有人跡、內一穴極蕪穢、至此絕跡、遂止、記識而反、明日祀畢、竟行究其實、鋤穴三四尺、則漸廣如窟室、傍穿地道、有倮而據案者、肌理粗惡、若異物然、細視乃婦人、正食庖中之肉、臂上傷痕猶濕、初疑鬼未敢近、少定知其無他、牽以出、室中列床几衣服、皆破敗無一堅者、詢其爲誰、曰、我人也、姓某氏、家去寺遠、未嫁時、僧誘我、至此、至夜、由地道過、其房、與僧共寢、曉則復來此室、凡十餘年、僧忽絕不來、地道又塞、我念以離家久、且不識路、無從可歸、既久、自能穴土而去、遍往此近人家竊食糊口、浸昏昧不省人事、夜則不覺身之去來、隨意便到、晝則伏藏、不復知幾何歲月也、章以所言諭廂吏、求得其家、云、父母皆在、但失女二十年、定無存理、不欲來、家人強之至、則相視慟哭、與之入寺、時姦僧已死久、房为人徙居、尚可憶女

家亦不復質穴九云

新市寺僧

寺居就不是了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蹔为寺居、親舊絶無、牢落凄凉、踪跡未有定向、寺僧忽相過存問。時時餽餚酒、仕宦者極感、語次問其姓、

人家泝可与和尚通譜系

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甚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合眷盍往避他所、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

地可圖、僧曰、某山間有庵、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即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少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為報、僧曰、既為親成、誼當爾也、乃皆其妻孥于庵中、僧為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大湖中、四傍十數里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得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人當作書付我、訣別家眷、自為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即自引訣、舟人曰、再遲疑、恐官人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悲慟作書畢、自沉于湖、時內翰汪彥章守雲川、有赴郡自首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極厚、舟人以是持僧需索百

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見僧操斧在手、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雖均可也、又仕宦妻請以上夫誥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行脚僧

萬叅將某者性好施、每齋僧至萬人、積有年矣、屆會期則夫人偕往、忽因倭警戒嚴、叅將公治戎事不暇、惟夫人獨往、黙僧至半、則一美貌少年僧焉、僧蹲踞以手揑夫人足、夫人大怒、震激變、不敢声言、歸以告公、公震怒、翌日復自往齋僧黙至半、果見一少年僧、便紿之云、夫人勤佛事、倩汝作伴、即帶僧歸、僧嚎啕大哭、稱寃不已、

公詰之乃女子也云父為某官歸值一僧行脚
過門、窺見室家之好、帑藏之富、至晚夥衆二十
餘人刼掠罄盡、淫汚眷屬、殺其父而留母女妾
婢共七人、削髮披緇為僧帶來、與衆僧共樂、母
不勝辱自刎死、妾婢有怨言、皆為僧衆相繼手
刃止以某貌美不忍即殺、留以供僧衆之淫樂、
日夕為所窘辱、不勝困憊、無由自明、每每欲死、
思讐未雪、即死無益、暫留殘喘以冀報寃、故非

併狂何方不受這等可服事情

見夫人、掐足以鳴寃耳、公不信、使老嫗驗之、果
婦人也、遂部衆往擒、則逃散者大半矣、公恐其
激變、即籍為僧兵以禦倭、被倭殺戮無噍類、公
以此女嫁之良民云、
南京城外僻地、有婦獨行探親、踏遇一僧、遥尾
其後、至向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始以好語、婦不
從、繼以財賄、婦又不從、乃出刀以脅之、婦懼而
從焉、淫畢謂婦曰、我欲汝兩乳一觀、即推婦仆

皇節中、據坐其體、取利刃割取兩乳頭、藏裹而去、婦痛絶而甦、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臥、道傍口不能言、舉手指胸乳間、又指僧所去路、兵馬悟其故、亟追之乃及、問其割乳頭之故、蓋以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和牢、然後燒之則指肉了不痛也、遂伏法、

鄞縣僧

絳州僧

太宰某公、鄞縣人、未遇時、嘗寓一僧寺讀書、公家貧、僧每周以飲食、心頗德之、寓寺久、知僧有密室、人跡罕至、室有小竇、衆僧嘗抵其處、寂不為声、惟以三指彈之、斯須竇啓、衆乃漸入、入必經宿、厭飫而後返、或餽運食物、必身親其役、不以任人、公窺得之、而弗敢問也、一日寺僧悉出赴應、公戲如所彈、見一女童開竇、內有婦女十

餘輩一見屠、或喜或怒、或驚詫、恐僧知事泄、共相攢執不之放、俄而僧歸、大恚曰、我以恩義待君、而君立心如此、殆有宿寃、勢不兩存、請自死公求一醉自盡、僧与之酒、昏醉間、忽見韋駄尊者以杵授之、驚起、杵果在手、乃紿僧曰、我固即火、願出拜三寶、衆僧翼公出、環立左右、公拜畢、即揮杵掠僧、遇者輒昏仆、公遂馳奔、時山門已扃、恐衆僧追及、乃奔入鐘樓、樓下一鐘覆入地數寸、鐘有孔、大僅盈股、至是突入焉、僧遍索方知怪其能入、出之不得、擊之不能、謀聚薪以焚鐘、公舉杵奮擊、鐘鏘然声吼、寺故無鐘声、隣聞而疑、且見火光、引梯起視、得其狀、鼓譟而入、起鐘出、公奔訴於官、寺毀僧滅

好門快活

絳州陶尚書、未第時、嘗肄業某僧舍、一日閑遊徑歩至僧密室、見僧坐婦于懷、亟回奔、僧追及之曰、君不讀書而好遊蕩、事既至此、勢不俱生、

乃幽之別室、迫欠自盡、陶曰、欠則欠矣、願得一飽、僧許諾、退具飲食、陶覔室中、得一小石、故置卓今不平、僧捧麵以進、俛首穩卓、陶舉石一擊其首而叉、僧茹痛追至殿上、忽風起香灰瞇其目、寺外僧黨在焉、僧大呼不得放叉陶秀才、陶度不得脫、愴惶奔人鐘樓、樓下一鐘、覆地有年、至則忽自起、陶乃入鐘旋覆下、僧遍索不得、悵怏不置、不虞其在鐘內也、頃之陶僕至、僧紿已歸、家人徧訪弗可得、夜夢神指其處、促使出之、比曉往視鐘、怪不之信、夕夢復如初、試集衆起鐘、陶出無恙、時已三日矣、訴之官、僧伏法、寺亦廢、

江安縣僧

江安縣民婦柯氏、與夫角口、私逃回母家、母勸諭數日、柯氏只得轉身回去、行至半路、遇見兩個和尚、在傍路来、揖問柯氏曰、娘子何往、柯氏曰、我回夫家去、你出家人、問我則甚、和尚哄曰、上宅舊路、本從此去、只是數日前路途崩陷、行人都從這邊傍路走、覚得更近、我出家人、以方便為門、所以通知娘子、柯氏曰、那個聽你這賊

禿那如此快活口是極口世界

禿、說、謊、兩個和尚曰、我好心教你走路、如何罵我俗話說得好、打情。罵。趣、想。是。娘子、知道和尚有、趣、故開、口、罵、也、我寺離此不遠、娘子同去頑耍一日、然後回家未遲、柯氏再要開口時、兩個和尚、扶拽其手、飛禿而去、都是山僻小路、行不上二三里、至一小庵、推門而入、過了大殿轉灣抹角到一靜室去處、其中。已有。一個。老和。尚、同兩個。婦人。坐在。那裏。頑耍、兩個和尚叫曰、師、父

一路騷興虧他過得住

便、三、個、忒、快、活、過、了、我們費了許多心機又拉得一個來、你且與舊人高坐一坐待、我、兩、個、盡盡。興然。後與你見。禮、老和尚曰、先有吳山、後有廟、你、們、也、不、要、獨、吃、自、屑、待我先嘗一嘗、滋味纔是、這兩個那裡聽他說、把柯氏擎倒在椅子上、鬆了他紐。扣、褪。了他。綉。裩、露出他。那紫艷、艷高蓬。蓬的。物件。來、兩個。就歡。喜得。傷儠。倒、爭先。挺。着硬。矗矗。的肉。具、要毛。進去。、柯氏到此地位、

看得眼中火起

動、又動不得喊、又沒人應。只得含羞忍泪、任他們舞弄、這老和尚看見了柯氏這般妙物件、也赶身來要奪頭陣、只見那擎定柯氏的和尚、走近前、將他推了一跌、老和尚跌得半日爬不爬、來他兩個恣意輪流、把柯氏弄了一會、那兩個婦人只。聽了。眼睛。坐着。不動。也不。做声。老和尚叫婦人曰、騷心肝物這兩個畜生、便不仁不義、不顧我師父、你兩個如何也不來扶我一扶、看

兩個婦人情況摠是一般

我跌得好苦、一個曰、只怕跌壞了、小和尚那怕跌殺你這老禿驢、一個曰、我們正怪老禿驢要搶頭刀。三個人正在那里角口、不想柯氏被兩個弄得淫水淋漓痴痴迷迷半晌開不得口、事畢、立起身来、往外面就走、兩個婦人曰、娘子你往何處去、你来得去不得了、柯氏曰、他兩個興已盡矣、我醜已出矣、天色晚了、要赶回家去、和尚曰、我這佛地。是沒邊沒岸的世界。只有進來

的那裡有出去的你今日遇了我兩人、便該死
笑話 禿驢
心搭地。跟着我們。如何就要捨了回去。況且老
爬灰年紀雖然大些其實腰頭頗頗粗硬。抽送
頗頗奈煩、你也畧試一試纔見我師徒們手段、
柯氏只得哀懇、拜倒在地上、這些和尚竟不聽
禾臉婦人
他怭怭打點酒食出來、勸他暢飲兩個婦人又
從傍鬬他笑耍柯氏沒極奈何、只得隱忍、住在
庵中、原来這老和尚名喚明融、兩個小和尚、一

個名眞悟、一個名眞惺、這兩個婦人、一個是老
和尚拐進来的、一個是眞惺拐進来的、連柯氏
湊成了三對、每日。每夜。捉對。兒飲。酒、捉閹。兒歇
宿、大家快活、不在話下、誰知柯氏丈夫来接柯
氏、柯母曰、二日前已回去矣、其夫曰、何曾回家
兩下爭鬧不決、具告在縣、縣尹拘柯家干証、說
柯氏的確回家、夫家干証、稱說柯氏委實未回、
縣尹思必路上被人拐去、遂各故寧家、暗暗差

人四下緝訪、不曾結案、乃柯氏素性柔順、思家心切、只是一味小心、陪伴三僧、以求放歸、再不敢一毫崛強、以忤僧意、那明融雙脚爛瘡、臭穢難近、兩婦俱厭惡他、不肯服侍、惟柯氏煎湯洗擦、調藥糝敷、略不顧忌、一見没人在面前便哀訴明融曰、我因夫妻相打、逃往娘家、被拐至此丈夫、若問娘家討人、必然爭訟、害我不輕、師父出家人、慈悲方便、况我竭力陪侍衆位師父、已

經多時、望放我回去、勝造七級浮圖、明融憐其哀懇、一日晚送出舊跡曰、我放你回家、你切不要說在我庵中、漏洩我庵中機密事情、可也、柯氏拜謝應諾、到家、一与其夫說明被拐之事、其夫曰、我被你家告在縣中、幾乎问罪、今須与你見官說明、以完訟事、次日到縣訴出被僧拐姦情由、縣尹曰、其庵何名、有何記號、柯氏曰、我不曉何名、但庵中有一魚籃觀音、我每每燒香

觀世音門感如此為何不打一猶霹靂家打殺道禿驢

祝愿、保佑帰家、以手捻其足大指、有痕深入、便是記號、縣尹牢記在心、時因大旱、遂出告示不拘庵觀寺院大小新舊觀音聖像、俱要送來、候本縣率衆、虔禱求雨、然後大設醮筵、送還本寺旌賞寺僧、只要各自記號明白、以便認回、不致混爭啓釁、不数日、觀音聖像、雲從霧合、不計其數、縣尹率衆行香、果然霖雨沾足、乃命僧道啓建醮筵、各自認領回去、内中果有一魚籃觀音

足大指上、有指甲捻痕、命一公差守住曰、老爺夜夢觀音放一鯉魚于河、因騰雲下雨、此寺僧人、另有旌賞、眞悟眞惺不知其故、隨差人到縣、縣尹曰、此觀音是汝寺中塑的乎、悟曰、是也、尹曰、此觀音眞靈、前夜夢他行雨、果是有雨、昨夜又夢見来說、汝庵中有三個婦人、淫穢濁惡、不願帰去、今日果有人告汝強拐婦人、汝今有何理說、眞悟眞惺、硬不招認尹令柯氏來証、乃服

罪、隨令人往搜其庵、拿出兩個婦人、各令親人領去、其老僧賄差逃躲、尹再問柯氏、庵中再有何人、柯氏念老僧、放己之恩、答以無矣、尹判曰、審得眞悟眞惺、佛口蛇心、性人面獸、不遵佛戒、恣顛狂、敢托春情、污法界、偶逢傾國、毒眼高張、一覩多嬌、神魂頓喪、熱不住慾心似火、遂行挾去之謀、當不得色膽如天、暗起拐來之念、空門戀色、恬然不畏三光、淨室弄揑、頃刻便忘五戒、衲衣今作合歡被、應難報道好姻緣、鮫綃舊是紫蒲團、可不羞殺騷和尚、笙簧洞府、既非阮肇佳期、雲雨陽臺、怎比襄王情況、不守禪規居梵宇、難辭絞罪入刑場、判訖、將眞悟眞惺、各責四十、監固待決、

六驢十二佛

萬曆己丑冬江都令劉道隆、一夕夢遇驢六頭、
如□亦異□內一小驢向劉叩首、覺而疑之、思不得其故、鷄
鳴忽悟曰、是矣是矣、妻問其故、劉述前夢、且曰、
今人、罵僧、為禿驢、意、者、僧、作、奸乎、且乘小輿出
西門、果遇六僧、令隸拘之、僧稱從来不入城市、
且無罪奈何拘我、劉紿之曰、飯爾耳、爾弗辞、及
至縣內、一小僧叩首不止曰、我乃女子也、吾父

青州貢生、兩兄亦是秀才、一日此五僧来家化齋、毋素佞佛、因留之齋、旦誦經禳星、令我出拜佛、僧見我姿色、故延至晚、曰、村中無庵觀、敢求長者家、借宿一宵、父不得已、令暫宿于門房、夜半、五僧持刀排闥而入、將父母兄嫂、并蒼頭數輩、悉皆殺死、只五歲侄避牀下得免、將我登時削髮、披緇、挾之而出、晝夜輪姦、其時我不難一死、以舉家異冤、無由甲雪耳、每白日置我於僻

處、二僧監守、三僧化緣、供我衣食、離家三年、所過不入城市、目中不見官府、故隱忍以至今日、幸遇爺臺、是我報冤時也、五僧不待加刑、已伏辜矣、劉乃招詳院道、移文青州、挾実得報、即寘典刑、女號泣數日、乃自盡焉、夫女不死而從僧、且隨之三年、似一淫婦人矣、及仇雪而不惜一死以謝父母、豈非從容就義者乎、

有張巡檢者、夜夢人告曰、明日有十二佛來見

汝可善待之、能为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明、果有十二僧来見、張甚喜、即語以夢、留款甚厚、次日請作醮、以度其祀、先問之曰、舟中更有何人、請来同齋、僧曰、只二行童、留看行李、不必去請也、張密令其子至舟相請、二行童曰、我非行童、乃浙江天台人也、父为某官、考滿還鄉、遇此十二和尚、刼殺一家、留我姊妹二人、扮作行童、帶来至此、煩大官人密以此情、訴達大人、为

延慶寺僧

江南一女、名柳含春、年十六患瘖、父禱于延慶寺、既愈、女躬往酬之、寺僧作回回偈梵語誦於佛前曰、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不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与待春深。女慧悉記之、帰以語父、父怒、訴於方谷珍、谷珍令以竹節龍僧投之急流中、既至、谷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江南竹、巧匠作為籠、留与僧儂盛法體、碧波深處意永

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泣訴曰、死則死矣、再容一言、谷珍曰、何說、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鉤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塲愁、珍笑而宥之

姚莊寺僧

嘉興縣白大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閒遊市井間、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人役、有答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于壁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也。来勾惹。道人衣。勝看見、亟命去之、已盛傳矣、

相國寺僧

這個和尚豪夾不可及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娼。為妻。每醉自點其胸曰、二、四、阿、羅、烟、粉、釋、迦、又、沒、髭、鬚、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風流光前耀後。忽一少年踵門謁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

牌用紙漫書曰勅建雙飛之寺

李煜遇僧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酒令謳歌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於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王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

嫣此和尚方是高僧

李煜真有醞藉

王和尚

武陵民張氏嫁女招隣里會飲鄭二夫婦預焉鄭妻素與王和尚通人多知之酒酣醉鄭妻偶墮筯于地張妻戲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張妻曰別無好事只是一個光頭子一坐譁然

好個光頭子